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48

苏辙散文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42.4
WKJ

48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苏
轼
散文
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光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苏辙小传	(1)
六国论	(2)
刑赏忠厚之至论	(4)
上枢密韩太尉书	(7)
进策·臣事上(四)	(9)
进策·民政下(二)	(13)
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	(16)
自齐州回论时事书	(23)
荐林豫札子	(26)
为兄轼下狱上书	(28)
东轩记	(30)
吴氏浩然堂记	(34)
南康直节堂记	(36)
黄州快哉亭记	(38)
武昌九曲亭记	(41)
藏书室记	(45)
答黄鲁直书	(48)
退和陶渊明诗引	(50)
孟德传	(53)
祭欧阳少师文	(55)
祭文与可学士文	(60)

超然台賦并叙	(62)
墨竹賦	(65)
黄樓賦并叙	(68)
齐州闵子祠堂记	(74)
齐州泺源石桥记	(79)
巢谷传	(83)
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87)

苏辙小传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又号栾城,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兄苏轼称为“三苏”。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栾城集》等。

苏辙一生仕途蹭蹬。晚岁定居许州(今河南许昌),筑室颍水之滨,自号“颍滨遗老”,死后谥“文定”,世称“苏文定公”。

苏辙文受其兄苏轼影响颇深。他的散文内容丰赡,“汪洋澹泊,深醇温粹”(明·刘大谟《栾城集序》)。他的议论文谈古论今,议论纵横而指归于时事,不为空言。他的记叙文写得纡徐曲折,饶有情致。其中如《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等都是名篇。其散文总体成就虽不及乃兄,然也能以其独特风貌卓然自成一家。

六 国 论

尝读六国世家^①，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②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③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④，而蔽山东之诸侯^⑤，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⑥用于秦而收韩，商鞅^⑦用于秦而收魏，昭王^⑧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⑨，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⑩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耶？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遭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知厚韩、亲魏以接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

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⑩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①六国世家：六国指战国时秦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诸国。这六国，在《史记》中都有“世家”，故云。

②山西：指秦国。战国时，以崤山或华山以西，即秦所在之地为“山西”。

③势：大势，大局。

④塞秦之冲：塞，阻塞，挡住。冲，要冲，军事要道。

⑤山东之诸侯：战国时，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山东之诸侯”，这里指齐、楚、燕、赵四国。

⑥范雎：战国时魏人，后更名张禄以入秦，说秦昭王以“远交近攻”的策略，使秦强大起来，征服了韩国。

⑦商鞅：战国时卫人，入秦后实行变法，使秦富强起来，征服了魏国。

⑧昭王：嬴则。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

⑨刚、寿：刚，故刚城，今山东省寿宁县。寿，今山东省鄆城县。

⑩乘：乘势攻击。

⑪埸：边界。《诗·小雅·南山》：“疆埸有瓜。”

苏氏父子三人的《六国论》写法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以立意为先，文章都紧紧围绕所立之意展开，因而虽同是论一个问题，却彼此绝不雷同。唐宋古文运动并不仅

仅是一个文体革新运动，它首先是让散文写作贴近现实，并用以推进政治革新的运动，唐宋古文家皆讲究“致用”就是为此。但既为古文运动，基本手法又皆是谈古而论今。三苏也是如此。苏辙在《历代论引》中说：“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期“有补于国”（《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氏父子的三篇《六国论》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就六国破灭的原因各抒己见，实际都是以此影射北宋存在的严重问题。

刑赏忠厚之至论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①也。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②，而唯恐民之人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为赏以待天下之贤才，而唯恐天下之无贤而其党之无以加之也。盖以君子先天下，而后又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为而召之也。故罪疑^③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

且夫以君临民，其强弱之势，上下之分，非待夫与之争寻常之是非而后能胜之矣。故宁委之于利，使之取其优而君无求胜焉。夫惟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④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无功，乡赏之无义，不得已而爱其赏。如此，然后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杀人也；知吾之不赏，而非吾之不欲富贵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纳之于刑，其迹^⑤可以引而置之于无罪；其功与之而至于可赏，排之而至于

不可赏。若是二者而不以与民，则天下将有以议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与不可赏也，则吾犹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无刑，可以有赏之说，则将以我为忍人^⑤，而受夫爵禄也。

圣人不然，以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憾于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⑦，孰若使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⑧。呜呼！知其有可以与之之道而不与，是亦志于残民^⑨而已矣。且彼君子之与之也，岂徒曰与之而已也，与之而遂因以劝之焉耳。故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去轻赏而就重赏者，是以义劝之也。盖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尧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

①求胜于斯民：这里指压制百姓。

②罪戾：罪过。

③罪疑：定罪与否在两可之间者。下句“功疑”亦是。

④别白：分辨明析也。

⑤迹：循实考之也。

⑥忍人：性情狠戾安于不仁之人。

⑦与其名器之不僭：名器，爵号与车服仪制。僭，超越本分。全句谓与其让赏赐不要超过应得之度。

⑧望望不足之意：意犹不足。望望，恋恋不舍。

⑨残民：害民。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6),苏辙与其兄苏轼一起参加礼部考试,试题《刑赏忠厚之至论》,本文即是应试之作。

这道试题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从重”二句下孔安国的注:“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意谓给人定罪时如有疑问,在轻判重判之间应该从轻;给人赏赐时如有疑问,有轻赏重赏之间就应重赏,这样的赏罚才是忠厚之至。

把这篇文章与乃兄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相较,有一致的方面,又有自己的特色。两篇文章都表现了儒家仁政的理想,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主张“以君子长者之道治天下”,苏辙此文讲具体执行时应“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这些都是一致的。但二人文风却不一样。苏轼文汪洋恣肆,才华横溢,雄辩滔滔,广引古事。但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在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甚至想当然地写下了“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样一段无根据的话。苏辙文章“汪洋澹泊”,平实沉稳,不务空言。像他所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虽无苏轼文章的气势才华,却严谨稳重,亦不失为一篇佳作。这篇文章紧扣题目,从古之君子为什么要刑赏忠厚之至,如何刑赏忠厚之至,到刑赏忠厚之至的必要,再到论刑赏忠厚之至乃劝善激义的最佳之法,稳扎稳打,步步深入。文中不用事实,全用说理,正反对照,颇类《孟子》,尤似《鱼我所欲也》章。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于是借此机会,予时文以重创,而将那些写得通顺畅达,言之有物

的文章尽行选入。苏辙这篇文章得以入选，说明它是符合古文大家标准的一篇好文章。

上枢密韩太尉^①书

太尉执事^②：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④。”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⑤，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⑥，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人则周公、召公，^⑦出则方叔、召虎^⑧，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

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⑨，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①枢密韩太尉：指韩琦。时韩为枢密使。太尉，秦汉时全国军政首脑，后常为枢密使的尊称。

②执事：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旧时书信中用以称对方，谓不敢陈直，故向执事者陈述，表示尊敬。

③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作者的“气”凝结而成。气，指作者的气质性格，思想感情。形，显露，表现。

④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见《孟子·公孙丑上》。

⑤疏荡：疏散而跌宕，洒脱而不拘束之意。

⑥恐遂汨没：恐怕（志气）因而埋没不彰。

⑦周公、召公：周公旦，召公奭，周武王时的名臣。

⑧方叔、召虎：周宣王时的武将。方叔征伊犛有功，召虎讨淮夷有功。

⑨赐归待选：让我回去等待吏部（主管文官任免的机构）的铨选。

这是苏辙早期的作品，作于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后不久。写作此文时，作者年仅十九岁，然而它却是苏辙散文代表作之一。

这篇文章从写作问题谈起，认为关键在善于“养气”。这个“养气”，包括了内在修养和外在阅历两个方面。这个外在阅历主要括交游和见闻。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作者举了两个著名历史人物，一是孟子，一是司马迁。孟子的文章写得好，特别得力于内在修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司马迁的《史记》如此著名，尤其因为他“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陶冶了情操，开阔了见闻。

总的看来，这时苏辙思想已较成熟。特别把品德修养和增广阅历作为写作前提，这在当时是卓越见解，在今天也有借鉴的意义。

写此文后不久，苏辙回乡奔母丧。回京后，经欧阳修等人推荐，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面极言政事得失，对后宫事尤讲得深切，言语过当，受到攻击，被置于“下等”。要任命辙作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因知制诰王安石不肯撰文未能成行，这更说明了苏辙在本文中提出的谒见重臣“学为政”对他来说的重要性。

进策·臣事上（四）

臣闻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见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面从之，则可久而无忧。有浅丈夫见其生于东也，而尽力于东，以忘其西；见其起于外也，而锐意于外，以忘其中。是以祸生于无常^①，而变起于不测，莫能救也。

昔者西汉之祸，当文景之世^②，天下莫不以为必起于诸侯

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时，七国之余^③，日以渐衰。天下坦然，四顾以为无虞^④，而陵夷至于元、成之间^⑤。朝廷之强臣实制其命，而汉以不祀^⑥。世祖、显宗^⑦既平天下，以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东汉之亡，其祸乃起于宦官。由此观之，则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将死也，或病于太劳，或病于饮酒。天下之人见其死于此也，而曰必无劳力与饮酒，则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启之，是以劳力而能为灾，饮酒而能为病，而天下之人，岂必皆死于此！

昔唐季五代之乱，其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人，而小者不下数万，抚循鞠养^⑧，美食丰衣，同其甘苦而顺其好恶，甚者养以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当是时，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从，而听其将。而将之所为，虽有大奸不义，而无所违拒。故其乱也，奸臣擅命，拥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为乱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将劲兵遍于天下，其所摧败破灭，足以上快天子郁郁之心，而外抗敌国窃发之难。何者？兵安其将，而乐为用命也。

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乱为戒，而不收其功，举天下之兵数百万人，而不立素将^⑨，将兵者无腹心亲爱之兵，而士卒亦无所附著而欲为之效命者。故命将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视其而。夫莫敢仰视，是祸之本也^⑩。此其为祸，非有胁从骈起^⑪之殃。缓则畏而怨之，而有急，则无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当今之人，盖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祸也。

而臣窃以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

在不究其利^①。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亦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②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而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

且夫邀^③天下之大利，则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顾其全安，则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摇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劳苦，而遂致天下之安。

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④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将，苟诚知其忠，虽举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昔唐之乱，其为变者，非其所命之将也，皆其盗贼之人，所不得已而以为将者。故夫将帅岂必尽疑其为奸，要^⑤以无畏其择之之劳，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盖天下之患，夫岂^⑥必在此也？

①无常：变化无定。

②文景之世：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后世称当时为治世。

③七国之乱：吴楚七王之乱后。七王之乱，指景帝时刘濞等七王的叛乱。

④无虞：无忧。

⑤陵夷至于元、成之间：汉元帝、汉成帝时国运衰颓。陵夷，衰颓。

⑥不祀：无法祭祖，谓社稷破灭。

⑦世祖显宗：此指汉光武帝刘秀。

⑧抚循鞠养：抚慰抚养。

⑨素将：有资历的将领。

⑩禘之本也：祭神时所应该作出的举动。禘，祭也。

⑪骈起：并起。

⑫不究其利：不穷尽其利。究，穷尽。

⑬太祖、太宗：指北宋开国之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

⑭邀：招。

⑮捐兵：把军队给予别人。

⑯要：总之。

⑰岂：同“其”，表推测语气。

苏辙为母居丧结束后，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二月随父兄再来京师。时正值朝臣荐举应策试的人选，苏氏兄弟即由杨畋和欧阳修推荐报考直言极谏科。苏辙按照惯例请杨畋替他向朝廷呈送了《进策》、《进论》共五十篇，本篇就是《进策》中的一篇。

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读本》中评此文说：“宋祖释天下诸将之兵权，有鉴于五代方镇之乱。不知国无重兵，金人得以长驱直入，二帝北狩不旋踵矣。栾城逆料其变而筹之，若烛照数计而龟卜者。”虽略嫌夸张，然大体近真。